

花开半朵

只爱浅浅一点

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你曾说过最好的相爱就是两个人彼此作伴，
并肩看一看落日和天空下的广阔人间。

子悦·著



Bloom



花开半朵

子悦·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开半朵 / 子悦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7-04221-1

I. 花…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1458 号

花开半朵

子悦 著

选题策划 罗亚晴

责任编辑 马明德 马红艳

特约监制 李耀辉 郑中莉

特约编辑 文 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印制 石 军

特约印制 徐冬梅

版权提供 中文在线·郅宇辉 王小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8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221-1 / I·1126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第一章	恋人? 陌生人?
043	第二章	深爱? 错爱?
083	第三章	半朵, 浅浅浓情
109	第四章	每个人都有秘密
131	第五章	芊子的异想世界
167	第六章	薰衣草黄昏
223	第七章	半朵, 只有半朵
269	第八章	对的时间与对的人

第一章 恋人?陌生人?

C H A P T E R 0 1

与初恋不期而遇，
却发现他已是朋友的男友。
曾经深爱过的两个人，
扮演着恋人还是陌生人？

我身边的高瘦男人是相亲认识的。

他告诉我，长这么大他第一次相亲第一次恋爱就遇到了我。他心中有一个中学时代暗恋的女孩，耗费了他近十年的等待，现在，女孩婚期已近，他想踏踏实实地经营一段感情。我暗暗观察着身边的人，试图捕捉他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造孽！”我苦闷地想，“我并不想认真投入结婚生子，我们都找错了谈情的对象。”

虽然如此，我们仍相约看了一次电影。回家的路上，他讲了一个母狮牺牲自己保护小狮的故事打发时间。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抬头看天上稀朗的星星，发现他此刻讲话的语气竟跟我心中的某个人相似。

于是有了第二次电影，第三次电影……

这期间，我换了一份工作。他忙于艰深的司法考试，各自碌碌，不常见面。我以为这样最好，毕竟是没有结果的相交。

至于新工作，虽不是万分满意，但薪水能够勉强养活自己，这已经谢天谢地了。几易职位以后，我明白要找一份可靠而长久的工作果然不是易事，如同感情没有天长地久一样。但我很喜欢临桌同事每天满面阳光的笑脸，看了让人心如花开，愉悦非常，所以决定留在这间小公司，直到厌倦为止。

有一次，在洗手间跟一个叫谭盈的女生撞了个满怀。她大笑，说怎么这么巧。我说：

“洗手间这样小的地方，很容易撞车。”

谭盈立刻有异议，说：“不对，这是缘分，躲也躲不掉的缘分。我看见你第一眼就知道咱们有故事，可惜你是女的，我也是女的，只能当姐妹了。”

一席话说得我也好笑：“怎么不认为咱们是情敌？”

她从镜子里打量我，一派纯真：“不可能，哪有这么聊得来的情敌。再说我男朋友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可知道，我是爱帅哥的？”

“帅哥也有千万种，昨晚我在路上看到你跟你男朋友，与我那位完全两型。”她冲我眨眨眼，一对长睫毛像黑蝴蝶忽闪着轻盈的翅膀。

昨晚我确实与萧朋相约看电影，可惜她只说对一半。

“你又怎知那是我男友？”

她古灵精怪地笑：“我当然知道。”

“我以后改叫你谭仙，你可愿意？”我关了水龙头。

她摇头晃脑道：“唉，可惜了。小沉你怎么投个女胎，咱们这么投缘。”

我羡慕谭盈身上这份发自内心的孩子气。曾几何时，我也是个可爱又单纯的小女人，身边有心爱的男友问寒问暖，像被呵护的洋娃娃一般不染尘埃。

大学毕业那年，我选择去异地继续求学，心爱的男友投入工作。我们曾经发誓永不相忘，但久居两地，依恋被时间冲淡了，彼此默默分手，留下心中抹不去的名字却失去联系。后来我也被各色男人追求过，谈了几次失败的恋爱，骗过别人的感情也被别人欺骗过，渐渐对爱失去信心，加之工作换了又换，与安定无缘。

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初没离开他，或许现在的我依然是纯真的洋娃娃，每天过着公主般的生活。

鬼使神差，离开四年后我又因工作回到这个被我抛弃过的城市。身边事物一切如昨，只可惜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这份沧桑感像揉皱了的旧衬衫，铺在心底，怎么也熨不平整，洗不干净。

我也幻想过，如果某天我与某人在街头不期而遇会是什么情节，我们会说些什么？各种剧情在我脑海上演无数遍，可人生毕竟不像电影一样充满美丽的偶然。我必须收拾

回忆,继续工作,继续恋爱,继续过生活。

然后我遇到萧朋,遇到谭盈,猜测着今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陌生人。

谭盈总在公司对我讲述她的神秘男友。从相识到现在的每一个小细节在她口中都甜美浪漫。偶尔会苦着脸哀怨道:“今天他又没空陪我,好无聊的一天啊!”

我笑:“谭仙靠约会度日,没他不行?”

她张大眼睛瞧着我:“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我只是认为女人不能为了爱情而活。”

谭盈只小我一年,但我在她面前却像长她几岁,我显老,她显年轻。

她歪着脑袋想了一下,恍然大悟:“也对。”

随即又说:“小沉你今天有约吗?”

我耸耸肩,表示时间充裕。

她大喜:“那今晚一起去逛街怎么样?上次看到两件衣服拿不定主意,你帮我选吧。”

我不是需要别人选衣服的女人,自中学开始我的大小事宜都自主决定,但是这不妨碍我更加喜欢谭盈的可人气质。

认识谭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对我的依赖与日俱增,程度堪比走红的股票,攀升曲线清晰可见。她拉我聊天,吃饭,逛街,选衣服,感情事除了没提过男友姓名和相貌无所不谈,俨然已把我看做密友。有时我觉得世界真是奇妙,女人与女人做朋友是简单的事,只要稍具好感、品味无差,便可做伴。而男女却不同。

这天临近下班时,萧朋来电话说要庆祝我们相识一百天,邀我共进晚餐。

我听了好笑:“共进晚餐?这么雅的词大概是订了哪家高级餐厅吧?”

电话那边他窘迫地接不出话来。

我明白以他现在的收入是订不起高级餐厅的。这并不令我失望,让人失望的是他向来无半点幽默感。若是我心中的某人接到这个问题,他会说:只要你坐在里面,再破的小饭馆都蓬荜生辉,如同五星级。

我叹口气:“别在意,我跟你开玩笑的。”

萧朋干笑了两声说：“等会我过去接你吧？”

“骑自行车？还不如搭公车，等会儿见吧。”说完我挂断电话，把手机往桌上一扔。

旁边的谭盈直盯着我。

“怎么了小沉？我上次说男友骑单车载我逛公园你还羡慕呢。”

我也睁大眼睛看她。这样明显的逢迎她居然信以为真，还惦念至今，可见不懂察言观色至极。只好解释：“我喜欢的不是单车后座，是某种气氛。”

她一脸疑惑，我已收拾好东西，不等她再发问便道了再见，整点下班。谭盈则像往常一样留在办公室等待他的白马王子。

走到公交站牌前我才记起没有问餐馆地址，一翻包又发现手机被丢在办公桌上，只好返回去取。心想或许能一睹谭盈神秘男友的庐山真面，居然稍稍紧张起来。

电梯送我到二十一楼，叮的一声向更高层去了。不远处谭盈正背对我锁门，我要开口叫她时，她身旁一个高大背影蓦地闯进我视线。我怀疑自己是否眼花，身体似被闪电击中，所有往事一齐涌了上来。

那个背影虽然已经着了正装改了发型却仍是熟悉，熟悉到即便化成灰我也能一眼认出。我心跳加速，感觉脑袋被大锤重重击了一下，不知所措。慌忙转身，背后谭盈轻快甜美的声音说：“许剑，我们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去？”

从没料到会在如此情形下听见这个在我心中盘旋多年的名字。

脑袋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要立刻离开是非之地。我拼命按着按钮，但电梯慢得简直令人窒息。

谭盈在我身后拍了下我肩膀，我转过身，只一瞥便捕捉到许剑久违的脸上掠过难以置信的复杂神情。我尽量避开视线，冷汗几乎从手心溢出来。

“这是我朋友蓝沉，我喜欢喊她小沉。”我听到谭盈愉快的声音。

“小沉，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男朋友，叫许剑。”

我尽全力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始终不敢把视线偏向许剑的脸，我害怕与他目光接触的刹那我的表情会出卖我的心。我不希望谭盈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剑，小沉说她也喜欢百合花和《乱世佳人》，有机会咱们一起出去坐坐好了。”

许剑不动声色。我心中一时百转千回，只感觉身体忽冷忽热，几欲晕倒。

谭盈终于发现有什么不对，关切地握住我的手问：“小沉，你怎么了？脸色忽然这么差？”

我摇摇头，强撑着精神苍白地笑。这时迟来的电梯终于叮的一声打开。我一头冲进去，关了门，瘫倒在地。

狼狈地逃离了这场无声无硝烟的战役。走出大楼，傍晚的凉风吹在身上，我才发现脊背已经被汗浸透。

重新回到公交站牌下的时候，抬头望对面楼上的大钟，分针只挪动了几个小格子，但我的心似乎又老了几个世纪。

手机仍然没来得及取，我眼前一幕幕全是刚才的一瞥，他立在谭盈旁边，眼神里夹杂着心惊、心虚、悲凉或许还有一丝依恋，复杂难言。一辆辆公车停了又走，身边的行人匆忙拥动。我茫然站着，不知道何去何从。

此时一个温柔的声音说：“沉沉，你还好吗？”

我一定是在做梦。

车辆、人群，喧哗的、嘈杂的声响。整个世界扭曲旋转着挤进我的眼睛和耳朵。我站在人群里，那个熟悉的声音仿佛隔着千万重山水遥遥地传过来，却又清晰地字字停留在耳畔。

他说：“沉沉，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我抬起头，视线有点模糊。但仍然是看到了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深深的眼，高傲的鼻梁。一切恍如隔世。

他仍叫我沉沉，但他早已没资格叫这两个字，他是我的谁？

我知道此刻自己若说话，声音一定是沙哑哽咽的，所以只点了点头。

许剑勉强一笑，像明白我的心事，又似有千言万语，终于还是沉默下去，只把我的手机放在面前，尴尬地说：“盈盈让我追过来的，她怕你等会儿找不到手机要着急了。刚才正好有一个电话进来，我不小心按了接听。”

他慌忙补充道：“不过你放心，我一句话也没说。”

说完，他把手机塞在我手里，道了再见，消失在人群里。

电话再次响了起来，萧朋焦急地喊：“出什么事了吗？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在哪？我已经快到你公司……”

我挂断电话，跟随人群走向面前的公车。我现在不能说话，一个字也不能，我怕自己会崩溃，更怕在这么多人面前崩溃。车门缓缓关闭着，一个身影挤上来，用力扯住我手腕。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出声？为什么不等我？”萧朋关切中夹着一丝生气。

我狠狠盯着他。

“没什么，我不喜欢你来公司。”我不顾颜面地对他大吼，引来周围的目光。

“你是生气了？”他委屈。

“是的！”

我生气了，不是生他的气，是气自己，气自己如此不争气，气自己到如今还惦念着旧人，气自己因为一次偶遇落魄如此。为什么我不能笑着打个招呼然后优雅地转身离开？

“蓝沉。对不起，我只想好好庆祝。”萧朋没有再说下去，傻瓜也看得出多说无益。

相识一百天，我们不欢而散。他很识趣地在下一站下了车。走前他一脸认真地说：“下次我来接你的时候一定会开着奥迪。”

我告诉他他误会了，我没有嫌弃的意思。但他脸上的固执在一瞬间像极了那个曾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要给我幸福的男孩。十足认真地、天真地许给我一个没有兑现的美丽诺言。

关于今后怎样面对谭盈，我用了整整一个不眠夜思考。无功，最后决定看她态度。

第二天，谭盈照常大笑着与我讲她跟男友之间的小秘密，可惜一切在我耳中已经变质。我能肯定许剑没有对她摊牌我们以前的关系，甚至连认识我都没有告诉她。既然他不说我也保持缄默，所以我以为只要避免碰面，我大可以像从前一样同谭盈说笑逛街，感情事尽量不提。

这时候谭盈忽闪着长睫毛看我：“你跟你那位也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吧？”

“他不是我那位。”我实话实说。至于昨天的事，我不想交代。

“那为什么跟人家频繁往来?”

“我们只不过看了几次电影,吃了几次饭。了解且谈不上,怎么交往?”

“你不喜欢他?”

我摇头。

“千真万确?”

我点头。

“那么你另有意中人了?”

我不置可否。我该怎么回答如此真诚的问题呢?告诉她一直以来让我念念不忘的人是她男友?这个答案恐怕不能令她接受,只好指指墙上挂钟敷衍道:“好了,谭仙,不谈这些,我们工作。”然后埋首看电脑。

谭盈不买账,按着我胳膊,郑重其事道:“小沉,既然你不喜欢他,我介绍许剑一哥们给你认识吧?家里巨有钱,人也挺好。回头我跟许剑说说去。”

她居然要把男友的前女友介绍给男友的朋友,真是讽刺。

我还不习惯“许剑”这两个字不时从谭盈口中冒出来,听得一身冷汗,直想找个地方藏身。而谭盈,无论何时总是笑吟吟乐在其中的样子。

不过几日,她果然又提此事。而且正色道:“小沉,我跟许剑说了把你介绍给他哥们的事,他居然反对,最过分的是连个正当理由都给不出,所以一直没有实施。刚好今晚那人要叫几个朋友K歌去,说是女生资源短缺,干脆我带你去认识他吧,好不好?你权当陪我去充数。”

我当然不能去。许剑的老朋友大都认得我,去了不是自讨没趣嘛。于是推托:“今天怕去不了,工作堆在那里等我挑灯夜战,哪有心情K歌?难道要我苦着脸献上一首《最近比较烦》?”

谭盈铆足力气反驳:“小沉我太了解你,从来不会加一秒钟班。”

我哭笑不得:“你人缘那么好,怎么愁一个充数的朋友。”

“可我是真心喜欢你的。”说罢,她真的苦下脸来,闷头不乐。

一个下午我都如坐针毡,恨不得突发一场怪病被送急诊。熬到快下班,恰巧有朋友

来电约我，若在平时我一定尽力推托，但这次连去哪、同行有谁也没问便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向谭盈摇摇手机，讪笑道：“对不起谭仙，我今天有约了。”

按朋友磊子说的地址找了去，一下车便见他在不远处的大厅门口冲我招手，抬头一看招牌，竟然也是K歌。互相寒暄几句，忽然想起磊子曾是我与许剑共同的朋友，心里发毛，连忙问一句：“都是老朋友吗？”

磊子拉着我往里面走：“都是新朋友。别担心，等会儿我帮你介绍。”我心中大石终于落下。

大包厢里已有五六个人，点歌的、点酒的、闲谈的，全部淹没在音乐里。磊子把我引到一个在吧台点酒的人身边道：“岩哥，介绍你一美女，蓝沉。”

这个被称为岩哥的人身材不高，微胖，比称着略瘦小的磊子更显得壮硕。一双浓眉带了几分娇纵，三分傲慢，单眼皮下是锐利的眼神，这样的组合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使他的任何表情都十分刚硬且霸道。

他打量我一秒钟，我也打量无造型可言的自己：素面朝天、衣着随便、头发胡乱绑成马尾。他伸手问候：“果然是美女。我是熊岩，你可以叫我岩哥。”我礼貌地握手问声你好，心中嘀咕，一定是个养尊处优的人，不然怎么说起话来像黑社会老大般毫无礼貌。

这时一只大蛋糕送了进来，熊岩赶忙去招呼来人。磊子示意我他是今天主人，这场K歌算是他生日派对，请的朋友比较多。说到这里他忽然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角落说：“今天许剑也会来，带着他现任女友。”

此话一出，我立刻五雷轰顶，崩溃地瞪着他：“你怎么不早说？！”

“有什么好怕的，你们只不过……”

我把他的话横刀拦住：“你有什么居心？给我难堪还是给他难堪？”

他见我真动气委屈道：“你又没问。”

顾不得争辩了，我抓起包要往外冲，一头撞上走过来的熊岩。他欲拦住我说话，那边谭盈的笑声已经到了门口。我只好转回去狠狠瞪住磊子，借昏暗的灯光掩护。偏偏谭盈一进门就惊叫一声，拉着许剑飞奔过来，一边大嚷：“你还是来了小沉，我们果然有缘。”接着又手舞足蹈地推许剑：“你不记得了？是我多次向你说起的小沉啊，丢手机的

那个。”

看样子她一点也没想追究我来到这里的原委，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并趁机向许剑瞟了一眼。他双眉紧锁丢给磊子一个眼色，仿佛在质问：“你怎么能带她来？”

磊子大概也自知心愧，一张苦瓜脸对着我们。虽然关于分手的原因我一直欠他解释，但作为朋友他把一切看在眼里，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都不该蹚这趟浑水把我们凑在一起，更何况他明知许剑又有女友，明知道三人相见难免尴尬。简直该拖出去五马分尸！

但谭盈待我态度一定把磊子弄糊涂了，他摸不着头脑，刚欲开口说话，我不管三七二七使劲在他手臂上掐下去，抛一个白眼瞪得他大气不敢喘。谭盈同他招呼问他近来如何，他也不做声。

这一晚整个包厢热闹翻天。谭盈亮开嗓子为大家献唱不得半刻消停，磊子生怕说错一句话闷声喝酒，其他人各得其乐。唯独我与许剑，隔着谭盈的座位，各怀心事。几杯黄汤下肚，一直坐我另一边的磊子沉沉睡过去，我这个最想买醉的人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时刻盼望着伺机溜走。

许剑忽然冷冷地问：“为什么要来？”

我被他吓一跳，继续盯着正唱歌的谭盈出神，并不回话。

他又道：“你不能与熊岩在一起，他不是你的对象。”口吻好似命令。

我好笑，他把自己当成我什么人？

说曹操曹操到，此时熊岩摇摇晃晃端着酒杯走过来，已现醉态，眼神迷离地敬我一杯。我脑袋里仍回放着许剑刚才说的话，一扬头赌气把杯里的酒喝个底朝天，差点呛住。熊岩拍手叫好，直夸我是女中豪杰，他坐在我与许剑中间的沙发上，一手搭在许剑肩膀，看着我说：“你们在聊什么秘密？”然后又对着许剑，“你小子，认识美女也不舍得给哥们介绍，想脚踏两条船？”

这话一出，我心里咯噔一声，忽觉此人此时其实心中清醒到不能再清醒，醉话怎能说得这样明白且玄外有音？立刻满脸涨红。见许剑一言不发，熊岩又转而对我笑：“美女，今天我是寿星，大家都带礼物来了。”话语里带着不可一世，分明想敲诈。

我只得赔笑：“事出仓促，万分抱歉。”

“不用抱歉，其实你只需留一件东西，我立刻原谅你。”

我仍笑，不接话，不问他想要什么。他的生日本与我无关，何来过错需他原谅？若是有错，只错在今天误打误撞，撞错了地方。

他不死心，凑过来指着自己一边脸颊说：“在这里留一个香吻。”这话带着酒气，但我更确定他是清醒的。

一旁的许剑脸色已大变，硬拖开熊岩：“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

拉扯了一会儿熊岩不依，又拱我唱歌。谭盈一曲将毕还搞不清楚状况也跟着起哄，我推托不过，只好随意点了一首简单又稍短的《忽然之间》。音乐一响起，立刻后悔，往事历历在目，只是曾同听音乐的旧人拉的却是新人之手，伤感无以复加。

熬到唱完，熊岩叫好不断，直说这首无人知晓的平凡曲子被我唱到柔肠寸断，但究竟如何柔肠寸断，缘由只有许剑一人知道。

我余光看到许剑跟谭盈低语了几句，而后拖着睡死的磊子逃离了现场。谭盈走过来悻悻地对我说：“许剑平时也爱听这歌，你们竟有如此多共同点。”

我已经挤不出一丝笑容，事到如今，她居然仍没察觉丝毫异样，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的谭盈。再看黑暗中的熊岩，一双锐利的小眼睛正虎视眈眈。我打了一个寒战，手心冷汗涔涔。

我借故已近午夜提出离场，熊岩坚持要送我回家，谭盈也黏着我寸步不离，举止十分奇怪。两人直送到我家楼下，谭盈豪迈地拍着熊岩肩膀，半认真半玩笑道：“我家许剑交代的，一定要我保护小沉回家，防止你这色狼有不轨举动，现在任务完成，送我回家吧。”

“他就不怕我对你有不轨？”

“你敢！”谭盈佯装举起拳头打人。

熊岩也不躲，一脸坏笑：“傻丫头，小心你老公跟这位美女跑了。”

我从后视镜看着说话的人，认识他不过一个晚上，但他的每一句都让我胆战心惊，简直是恶魔。“美女”二字在他口中也变得格外不堪入耳，我讨厌这个低劣的称呼。

“不怕，”谭盈大方道，“小沉是我朋友，把许剑送她她也不要，对不对？”

熊岩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通过后视镜看到他半眯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一